

晚飯

6A 鄧倩珩

眼前兩枝粉紅色的蠟燭，為這個樓底有三層高的別墅大廳帶來點點微黃的光。頭上的水晶燈固然被關上，為這頓名貴的晚餐增添無窮的浪漫氣氛，使人陶醉不已。吃過米芝蓮三星大廚用心烹調的法國空運到港的鵝肝伴青蘋果沙律、法國鴿子拼燒腿肉和黑松露帶子海蝦意粉後，我們舉杯喝下這口來自法國波爾多地區的紅酒。它果味香濃，芬芳馥郁。在酒精的薰陶下，這位穿上訂造的名牌西裝、配襯意大利名師親自設計的領帶、手上的鑽石錶在微亮的燭光下依然閃閃生光的男士，顯得特別年輕英俊，這頓晚飯我的確沒有來錯！

「晚飯吃得差不多了，樓上二樓套房有浴室。」他對我溫柔地說，雙手擁抱着我的纖腰，溫暖的身軀貼着我的背部，此刻的感覺猶如在寒夜中用輕柔溫暖的羽絨被包裹着身體一樣。我睡在他高級的深藍色絲絨牀鋪上，望着牀邊那個西洋古董鐘有節奏地滴答、滴答，還有那份剛簽好的保險合約。「多睡一會兒你要離開了，我太太晚一點便回來。」他依然用那深情款款的眼神望着我說。

這頓晚飯，值得！

坐在這間沒有特別裝潢的西餐廳中，望着餐桌上這套只有一把刀、一隻叉和兩隻鐵匙的餐具，還有這塊粗糙的白色餐巾，已知道這頓晚飯的水準了。侍應端來的是用茄膏煮成的冰鮮大蝦意粉。我用銀色的鐵叉把意粉捲上叉的前端，當意粉固定後便把它們一一放進口中，務求以優雅恰當的舉止盡快吃完這頓

晚飯。這兒的紅酒，我看在他的份上，喝了一杯，及後便沒有再添了。餐茶我選了最穩當的鮮榨橙汁，沒想到這些橙色液體的味道竟像小朋友開生日派對所用上的盒裝果汁——防腐劑、色素、糖精充斥其中。今天我喝的不多，所以我看得很清楚：他穿上一套黑色的西裝，紅色的領帶，一看便知道並不是度身訂造的服飾——袖子太短了，褲腳太長了。但這頓晚飯我應該沒有來錯。

「你想今晚到九龍塘，還是到旺角？」在侍應生送來帳單後，他問。「隨你吧。」我強行命令本來躲着的牙齒面向他，冷冷地回答。他隨手拿起藍色的墨水筆，在黑色的橫線上簽下名字。

這頓晚飯，應該值得。

這裏盡是左面那把大風扇的電動摩托聲和前面、後面、左面、右面其他客人的喧鬧聲，我只能隱約聽到眼前這個頭頂閃閃蠟蠟的中年男子的說話。今次的晚飯沒有分前菜、主菜，眼前這一碟、兩碟、三碟、四碟都是主菜，它們都是由那位口叼着香煙，手臂紋上龍鳳圖案的陳記大廚炒出來的。我拿起一雙膠筷子，夾起一條生菜。「哎，一條怎麼夠。來！多來一些！」我眼前這位全身散發着魚腥味、滿臉面油、牙齒帶黃的禿頭男人說。他把那雙用過的膠筷子來回地夾上一大堆食物，搬到我那個有缺口的白色瓷碗中。我只好無奈地把它們一一塞到口裏，稍加咀嚼便強咽到胃部，讓它可快快開始工作、完成任務。「來，伙計，給我半打啤酒！要夠凍的啊！」他又大叫了。這頓晚飯我沒有來錯吧？

在大量酒精的干擾下，我把他看成我最喜愛的男藝人，不但皮膚白白的，牙齒更為雪白，他更噴了香奈兒新推出的香水。

「去你家吧！我的老虎𪔐在家，不太方便。」他說。

這頓晚飯，值得嗎？

拿着這份合約，身心疲憊地走在街上，這比起四十八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還要累。回到公司後，總經理把支票交給我，說：「這是今個月的花紅，做得非常好！」我只回一句：「謝謝。」

「唉！還有，我今晚有空，可以跟你吃晚飯，去上次那間餐廳好嗎？」「隨你。」說罷，我推門走了。

回到自己以前夢寐以求想進佔的辦公室，望着支票，淚水奪眶而出，理性再不能按捺得住那洶湧而出的鹹苦味。不久，電話響了，來電者說：「陳小姐，明晚我可以跟你吃晚飯，請你帶同那份保險合約。還有，你想到那兒吃晚飯？」

「啪！」我掛上那從幽暗地獄打來的魔鬼電話，伏在辦公桌上啜泣……